

孔叢子卷下

公孫龍第十一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穿之子。汲之玄孫。

此人小辨

而毀大道。子高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

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

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

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

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才達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

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

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

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

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鬪。是辱。則寡人以為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敢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

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

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

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

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園，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譙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攬牛玄武，此類其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

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誣。」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二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展簾簪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

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謗。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噓噓。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也。攝取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子高通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

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陳脤魏人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當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脤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櫟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脤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於今。燕以詐破父。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父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三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

魏安釐王

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

上之也嬖臣以遇微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談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子高謂魏王曰

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馬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

何同乎答曰驚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

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

眾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

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

主並各有得也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

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眾之所譽政之所是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

應所以無訟也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

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

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

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眾大國為

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

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

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

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諱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若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陳士義第十四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劬。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命。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

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隣國而已昔舜命眾官羣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馬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鏃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鍔鏃赤劍用之切玉如泥馬是則古亦有焉。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章藕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孤葬。問鄰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

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關子文生於渚而不害其為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貢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於衣食矣。始可舉極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枚產人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

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

東里閭

魏

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

於子順。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為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宮他魏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邱成子者也。昔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天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魯衰而弔，投之無戾，弔之魯衰，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衰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衰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五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

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為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倖之國，而釐侯執主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席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

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喪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歎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啟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大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

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為太子時嘗質於秦此王能使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毐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主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按此策甚疎必非子順語

執節第十六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於性成。予不狎子。不順王。始即桐廬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廬。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

梗亮直

一作

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

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

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新垣固謂子

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答曰。

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

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宣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

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

天下盡為秦手。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

順曰。飲也。

禮忌日不樂而飲。已未有無飲者。

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

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

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

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

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

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

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

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申叔問曰。大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色。非色而何邪。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晏子既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為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

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恠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趙人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秉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獨治第十七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生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盡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